

學到知識 與 貢獻之心

上幾周報導了近期的兩項經歷：在香港的學生論壇，與在馬拉西亞的跨學科學習。兩者都有一點讓筆者大開眼界，但又不是一下能夠明白的：學生處於不一樣的學習形態，能夠有機會自主去探索，除了發現新的知識，發揮了能動性，還非常自然地想到要為他人作貢獻。

學到知識與做出貢獻，在筆者腦子裏仿佛屬於兩個不同的領域，但在學生的能動性煥發出來，卻好像自然而然連在一起了。

忽然重新想起語言學家 Norm Chomsky 在 2023 年初，就在 ChatGPT 面世不久，在《紐約時報》發表的言論。他說，“說 ChatGPT 在模擬人類的學習，不真實。”“AI 在乎的是統計學上的相關性（correlation）與模仿（imitation），而人類在乎的是理由（reasoning）與理解（understanding）。”當時覺得很有道理，現在想起來，後面有更深刻的智慧。

Chomsky 舉了個例子：幼兒學語言，只需要多次經歷，也不需要計算，就能掌握毫不簡單的語法。細想一下，也的確如是。我們掌握母語，基本上靠沉浸，但在這個過程中，講錯的機會是不多的。我們甚至不是靠不斷改錯不斷糾正，基本上大概是直接學會的。這裏沒有龐大的數據，也看不到有數學推算的可能性。

這讓筆者思考：幼兒學習語言的成功，是怎麼一回事？這種“學會”，是什麼意思？以後可以詳細探討。但是，讓筆者注意的是，幼兒學語言，就是從“聽到什麼”到“牙牙學語”這麼一個過程嗎？他周圍的環境，或者稱為“情景”

（context，不太精準的翻譯），有沒有發生影響？幼兒與情景，又是怎樣的一種關係？

人類學習，重在社會情景！

回到學習科學。筆者在本欄，多年前曾經嘗試介紹學習科學。一個基本原理：學習是人類對外部事物賦予意義的過程。筆者多次舉過這樣的例子：媽媽的概念，也就是嬰孩是怎樣“學會”這是“媽媽”的？以前以為，初生嬰孩，看不見、聽不到，慢慢才有視覺、聽覺。其實，嬰孩在母親肚裏已經有了聽覺，而且比較熟悉母親的聲音，出生以後就不斷經過與外界的聲音接觸，聽覺愈來愈敏銳。視覺，出生的時候比較模糊，比較看到近距離的東西（例如母親的身體），逐漸清晰，三四個月大就能夠與大人對望。

這是一種分析性的描述，但是嬰兒很快又對母親有了認識，這是通過母親的體溫、脈搏、聲音、抱姿、氣味、氣息、…。是一個總體的、綜合性的感覺，就很快形成了一個概念 - 叫作“媽媽”。這個概念，不是從大人要他叫“媽媽”才開始的。這也不是一個“數據性”的推算結果。

但是，這是不是一個“生物性”的結果？就是各種生物因素的總和？假如把母親放在一個更加大的環境，“媽媽”這個概念，是在嬰孩的外部情境中發生的。“媽媽”就不是一個孤立的觀念，而是在周圍的情境之中，特別有意義的一個概念。

細想起來，我們人類的學習，其實都與“情景”分不開。嬰孩學步，當然有“先天性”，有本能賦予的動機與能力；但是參與人類的活動，是一個最大的情景。看到嬰孩開始走出的幾步，那種被解放的神情，總是令人難忘。這也是最初

步的能動性，也是 Agency，但是有情景的驅動，讓嬰孩覺得他可以進入更大的天地。

服務社會，是人權基本

提出這一點，是想說：人的學習，不只是“生物性”的結果，而是含有很重的社會性因素。這也許就是上面說的“情景”。

回到前面所得，幾個場合，學生在課外、校外的“情景”學習，很自然就會想到為別人做貢獻。筆者心中的問題是：為什麼“為他人”會成為自然的動力？但是又忽然醒悟，為什麼要問“為什麼”？

最近在首爾那個會上，碰到一位在日本大學任教的菲律賓教授，他引用了一段話：

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，因為只有在社會中他的個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發展。（《世界人權宣言》第二十九條）

這是《世界人權宣言》的一部分。照這個文本，負起社會義務（英文是：Duties to the Community），原來是人類得到自由與發展的條件，也就是發揮 Agency 的前提。因此，能動性與社會義務，原來是有這樣的自然關係。

假如這個命題成立的話，就不得不想到：最近本欄不斷提到的，世界衛生組織提到的世界慘劇：學生的抑鬱、厭學、厭生，趨勢不斷上升，與他們的不接觸社會，與社會義務隔絕，不無關係。

傳統的學校生活，就是上課、讀書、做作業、應付考試，都是圍繞著規定的課程，都是“知識”的學習，很少牽涉到社會義務。也可以說，這樣的學習

是脫離社會的，也可以說是沒有空間去探索學習的社會意義。也可以說，這是沒有社會情景的學習。大膽一點說，這是不帶社會意義的學習，怪不得學生會感到疲憊、無趣、枯燥，因為社會意識是學生需要的真正意義。

社會義務，是能動性的必然！

“負起社會義務”，我們什麼時候放在我們的教育目標裏面？有多少學校把這看成是自己的教育目標？也從這裏看，學校安排的，讓學生進入社會的活動——簡單的例如訪問老人院、幫助殘疾人士、處理垃圾、……其實都意義重大。

本欄以前介紹過屯門一所學校，以學校為中心，畫一個 1.5 公里的圓圈，把裏面的範圍，當作是學校要服務的“村”。村裏面的水、空氣、長者，都是學校的關注點。看到長者進入學校與學生一起活動，看到學生進入村內的商店作經濟課的訪問研究，……等等。整個學校的學習，都盡量僅僅扣住對這條“村”的社會義務。可見，學校的學習，是完全可以在社會情境中發生的。



■ 香港建造學院的義工服務

也介紹過一所學校，學生主動設想為社區服務，結果設計了為本區的失明人士服務，除了為他們設計工具與設施，還建立一個媒體，在本區宣傳如何協助失明人士。這也是開了一個窗口，讓學生為自己開闢一個社會服務的窗口。

這些社會服務，都不一定需要運用 AI。然而，本文開始提過的，中學生因為運用過 AI，覺得可以為獨居老人設計家庭平台，幫助老人與忙碌的兒女建立經常溝通的平台；也是中學生，研究了網絡安全，為小學生設計用兒童故事串連的網絡安全讀本；小學五年級學生，為低年級學生設計介紹行星的互動讀物 …。都是因為在課外接觸了 AI，除了幫助自己的學習，還想到為他人服務，盡社會義務。自然而然，不是教師要求，也沒有任何外力驅動。這些都是因為 AI，他們有了自己學習的能動性，也因此有了為他人做貢獻的意願和實踐。

本欄也提過，在馬來西亞看到的，只要學生在課外、校外學習，除了學得興致勃勃，也都有為社會服務的項目為目標，也是不經意的、自然而然的 – 改善校園環境、改變社區氛圍、改善垃圾處理、幫助區內長者、追溯文化淵源、…。學生也在其中嘗到社會服務的快樂經歷。他們的學習，創造了一個煥發能動性的窗口，也自然而然地產生了貢獻社會的成果。

工業社會傳統的教育，是“先學後用”。關在學校乾巴巴地學好“知識”，以後進入社會在運用，這種情形，是改變的時候了。香港的學校，已經動起來了。